

# 盞 燈

「好酒！」神農持杯就鼻稱道。

「人家都說戀愛中的人是詩人。我建議由咱們大詩人阿昌起頭；他最近為某位女子，魂都出了竅了。」騷公起開說。

「別提了。『我本將心託明月，誰知明月照溝渠。』」阿昌說完，猛地喝下一杯，噙到了。神色中，不免有幾分悵然。

神農關切地看他一眼，再為他斟上一杯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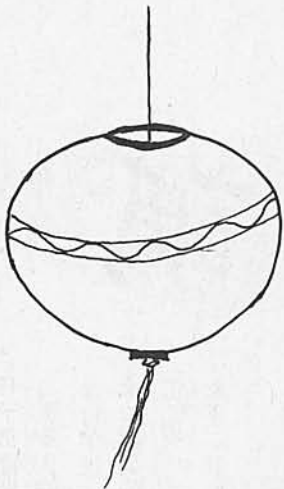
「怎麼，你的愛情初航觸礁了？」歐陽問道。

阿昌想，這也算是初航嗎？還沒開始就結束了，天下有這樣的笑話嗎？打從那次在文學院的驚鴻一瞥；他楞住了，久久才回過神來。這不是他夢寐以求的女孩？有著一頭烏黑的秀髮，而那清澈深邃的眸子，似承載著許多的幽怨，但笑起來，卻又燦爛地如同三月的杜鵑。清新又如炎炎夏日裏，雨後的荷花。教人打心底的舒服起來。往後，他總在文學院兜遶著，只爲了想多看她一眼。

而所有的希望和幻想，都被下午湖畔那一幕沖刷得一乾二淨。

黃昏時的中興湖，在夕陽餘暉裏，泛起一波波的金光。三隻白鵝也悠然地游來游去，時而穿過湖邊垂柳，時而在湖中戲水，自是一幅賞心美景。而已尤愛那份從容悠閒；今天，他一如從前，倚在柳樹下，點起一支煙，讓思緒任意漫遊；想像一幅屬於自己的湖邊雙倩影；正隨意瀏覽著，他手上的煙鬆落在地，他明白了。原來他所編織的夢是屬於她的，卻不是也屬於他。即使腦海中，描繪多少次綺麗浪漫的約會，而她卻不曉得自己是女主角，這原只是自己自編自導亦自演的

# 留



梅 淑 溫

一入夜，偌大的校園有著一種寧靜；而那棟破舊的三合院，即他們所謂的「紅樓」，卻兀自喧鬧著。彷彿是戲未開演前，布幕後隱隱傳出的聲浪，是那種令人企盼喜歡，而不是教人心煩的嘈雜。

吉他輕輕地流盪出浪漫的音樂，南胡也咿咿啞啞沈吟著；或就著月光，在庭中練起螳螂拳，和總是「一個大西瓜」轉來轉去的大極拳；還有那追打、嘶吼著的劍道者。而他們稱爲院主的神農——那終年白衣黑褲黑布鞋，鼻樑上架著副黑框眼鏡的人，逕走進紅樓最裏頭的國畫社。

在國畫社的窗上，一盞紅色燈籠高懸著，燈下是一只神農從拍賣市場買來的，瓶口缺了一角的破花瓶，擱在書架上；淡綠中雜著均紅，插著一枝乾枯的蓮房，瓶子旁邊是個褐色陶壺；而書櫃裏，除了畫譜外，還林列著陳舊有些脫散的線裝書。牆上掛著幾幅畫，牆角零亂地堆著爐子和鍋碟，另外則是一把破舊的油紙傘。紅燈揉和著燈泡昏黃的光，再燒上一爐檀香，泡上一壺凍頂烏龍，研一硯墨，恍惚回到令人嚮往的古老日子。

走廊傳來拖鞋「ㄅㄚ ㄅㄚ ㄅㄚ」的聲音，神農不需抬頭望，也知道是歐陽到了。

「嗯！墨香、茶香、檀香；又是明月當空，最宜吟詩誦詞。」話剛說完，就見騷公和阿昌走進來。

「吟詩誦詞，怎可無酒助興呢？且看！」騷公拿出兩瓶高粱和一小包小菜，隨手又拿出白瓷酒杯，爲大夥斟上酒。

獨角戲。他自嘲地說，也許該命爲「一個癡情男子的獨白」罷！

他仰起頭，再喝下一杯。那份苦澀，就像這杯酒；酒能引起一點點痛苦的刺激，反令人感到痛快。而失戀的苦澀，卻是吐不出嚥不下。而嗜噬著受創傷的心。

「阿昌，男子漢堅強點，天涯何處無芳草！」騷公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。

「是呀！小可也真是一株草哦！」歐陽取笑騷公道。阿昌不覺笑了出來。

神農拿起了酒杯。

「凡事不必強求；要順其自然。初戀多是不成功的例子，不過，敢冒險才可能有成功。再說，男兒當自強。把不愉快都忘了，今夜不醉不歸。來！乾杯！」

歐陽拿著筷子，敲將起來。

「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；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；將進酒，杯莫停……」

夜已深，而紅樓人聲悄悄。四人搖搖晃晃到了庭院鳳凰木下。

「昨夜松邊醉倒，問松我醉何如？只疑松動要來扶，以手推松曰去。」神農撫著鳳凰木，仰天大笑，笑聲迴盪在這清冷的月夜中。

X X X

週末，總是有一股不安的急躁，一種需要發洩的情緒高漲高漲，就要宣洩出來。

車站裏，乘客顯得比平常多，也比平常活潑；似乎彼此之間有一種共同的默契。

他們一行五人，浩浩蕩蕩，好不容易擠上了公車。個個擠得像蒸籠裏的包子。

「還好，『世路如今已慣，此心到處悠然。』」歐陽仍舊是一雙拖鞋。

「歐陽，你真會苦中作樂！我也來個『庖丁解牛，遊刃有餘』」騷公說著，把睡袋一放，倒頭就睡。

「睡得可真自在，處處可爲家。」阿昌笑著說。

「這當然了，大地是我臥舖，天空是我帷帳。處處我皆能隨遇而安。」騷公睜開一隻眼悠悠地說。

「是啊！看他頓位就曉得。『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。』」小可眯著眼說。惹得其他人都笑了。神農心想：「真是一對寶貝，一見面就鬥個沒停。只是，世上有幾人能常懷赤子之情呢？」

到達棗營地點——佳保台，已經黃昏了。在蒼茫暮色中；營火熊熊燒著，發出ㄅㄅㄅㄅ的聲響，和著唧唧的蟲鳴。佳保溪波浪洶湧地翻滾，轟隆轟隆地響

著，也吞飲滿天星光。

在熊煎火光中，小可略帶一種年少所沒有的困惑。

「我常常想，人活著有何意義？生命的本質是什麼？以前唸書是爲了進大學，而進了大學，又爲了什麼呢？難道出人頭地就能向生命交待嗎？」

騷公搶道：

「小可這問題，簡直太好了！太富有哲學。簡直就是近代偉大女思想家，中華民族有救了，小可萬歲！」

「騷公最討厭了！」小可作勢要搥他，騷公趕快求饒。

「不只小可，我也有同樣的困擾！看到花開花落，就想它是爲誰開落，既然花兒有朝終要化爲春泥，它又爲何要如此豪華奢侈一番，是否無意義呢？同樣地，就像爬山，既上了山頂，又要再下山；那幹嘛要爬山呢？而明知生命終有盡頭，爲何還要白白走這一遭呢？是所謂命定嗎？既是命定，又有何意義？而所稱頌的人性光輝又是什麼呢？」阿昌疑惑的眼神詢問答案。

歐陽啜了一口茶。先說：

「人生來就有一種尋根的慾望，縱使是達爾文的進化論——人是由猴子進化而來；或是基督教所謂人類始祖是亞當夏娃，人是上帝捏一把土，吹氣而成爲人；還是

無法給人確切的信心，無法滿足尋根的渴望。而事實上，這也都是人的揣測，所以對於生命的意義而言，還是於事無補，只不過是一種自慰的心理作用。所以對於人生的意義，可以從它的過程來逼近它的內涵。希臘有一則神話故事，有一個大神犯了罪被上帝處罰。每天，天一亮，就得推一顆大圓石上山。可是，等到黃昏，快接近山頂時，石頭又滾了下來。他日復一日，重覆做這沒有休止的工作。我們可以說，這事是極其無聊單調。但這件事的意義，並不在結果，而是過程。在往山上推的同時，他心中是充滿希望的，就是這希望，使他有支撐下去的力量。登山，不也是如此嗎？到達山頂是我們的目標，但在路上，我們不是也很留心很愉快地觀賞風景，道理是相通的。」

「原來登山也是一門很大的學問！沒想到我也是哲學的實踐家耶。」騷公抓抓耳朵，若有所悟地搶說。

小可則是似懂非懂的樣子。神農補充說：

「還應將生命落實下來；舉凡中華民族五千年悠長的傳統，我們的先聖先王；這些文化，都應是我們生命中的一部份。我們讀書，就是要學習要發揚文化；使生命更飽滿更充實。而我們的生命也是屬於中國的！何況，你的父母、師長、兄弟、朋友；都那麼關愛你；你的

生命也是他們生命的一部份，生命的負擔是沈重的。而生命的意義，就是盡全力使生命散發活力；並不是富貴就代表人的尊嚴。」

是一種沈思的靜默；只見營火熊熊的火光。

許久。騷公小聲問小可：

「妳知道豬八戒是怎麼死的嗎？」

「只有你才知道！」

「對了，就跟你一樣——笨死了！」馬上就開跑，小可起身要打他，一個不小心，跌了一跤，順勢就坐著不起來。

「小可，怎麼了？」騷公反身回頭問她。

「看你以後還敢不敢騙我！」趁機打了他。惹得大家都笑了起來。

「好嘛！下次不敢了。我罰唱一首歌。」

臨著佳保溪；他正色莊重地。

「兩隻老虎，兩隻老虎……。」

大家笑得直摸肚子。

神農也站起來。

「大風起兮雲飛揚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……。」  
頓時，整個山谷迴盪著雄壯的歌聲。

× × ×

刺骨的冬風，從窗隙鑽了進來，神農拉了拉衣領，合上史記。信步走到窗下，望著那盞紅燈。想歷代的豪傑聖賢，皆以為天地立心，肩負歷史為責任。而想昔日亦曾轟轟烈烈地舉辦「文藝季」；為了尋找民俗技藝者和邀請名書畫家，曾到處奔波，甚至有時也因意見不合，而與兄弟們爭執；而當時意氣風發昂揚，盡在這盞無言的紅燈。

曾經走過，必留下痕跡；大學四年，轉眼也快畢業了；雖是匆匆的過客，畢竟，自己曾經努力過，這一頁並非是空白，而這盞燈，算是對這四年的交待吧！

看看窗外，月亮被烏雲所遮蓋；他竟有個錯覺，是阿姆斯壯的那一脚，沾污了潔白的月。也許是因為生氣他那一脚，踩碎了中國多少年來民族的夢。而使我民族情感，將欲寄託何處呢？想著，他心裏不禁有些心酸。

× × ×

學期末，密集的考試，使校園顯得格外冷清。

紅燈亮處，卻聽騷公在嚷嚷：

「真是他媽的，今天早上，那傢伙真是惡劣到了極點，竟公然帶了筆記去抄；真是搞不懂，監考的眼睛，長在哪裏？」

「這年頭，知識份子也太不長進了。人心不古囉！」



「阿昌也附和。」

「這種事，司空見慣，倒也麻木了。只是有時不免有些感慨，書都唸到那裏去了？難道是教育失敗嗎？」歐陽有點感慨無奈地說。

「還好，神農不在，否則又要惹他感慨良久。」歐陽又接著說。

「對了，明天還有蔡大刀的力學，不回去K個整晚是不行的。」阿昌又想起考試說。

「你們該回去，否則連低空都飛不過。」歐陽說道

「愛說笑，本人力學一向都是High - Pass 的！說著，正要出門，又回頭叮嚀：

「昨天在園藝系採的萊姆，可別亂動；否則，小可又要掐我了。拜託！拜託！」說完，便和阿昌走了。

「請問，偷採水果，算不算作弊啊？」阿昌問。

「什麼作弊，這是浪漫，年輕人的輕狂；在一個月黑風高，哦！錯了，是個月明星稀的夜晚，採一個似月亮的萊姆獻給我的她。」

「原來你是錯把萊姆當月亮！何況不採任它落地腐爛，白不吃又暴殄天物；要積德，是嗎？」阿昌調侃說。

「唉呀！知我者，其阿昌子乎！」說完兩人大笑。  
「哈！哈！哈！」

X X X

寒假過後，畢業生就忙碌了起來。又是拍學士照，又是準備研究所考試；轉眼，畢業考也過了。

校園中，鳳凰花，毫無忌憚，放肆地開放。它從不知道，七月的火鳳凰，是惹人嫌的。尤其是紅樓庭院中的那棵鳳凰木，枝上的花，就像是一隻隻待飛的鳳凰。夜已經很深了。紅樓的那盞紅燈高掛著，兀自孤獨地睜著眼。照著畫社裏、盒子中，剛換下，還溼淋淋的茶葉，和桌角零亂的酒瓶。

神農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鏡，沈吟了一下說道：「屬於我們的時代要過去了，但新的故事又將在這接續。要把這份豪情和天真持續傳遞下去。小可、騷公、阿昌，這是你們的責任。希望我和歐陽再回來時，仍可聽見爽朗的笑聲和美麗動人的故事。凡事不必強求，自然就好。有緣他日自能再相聚。」遇酒且呵呵，人生能幾何！」來，乾杯！」

這夜，他們都醉了。而紅燈仍在黑夜中高展著。